

真理之神

李鴻球主編

世界集刊

真理之神

楊家駱著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出版

世界集刊 **真理之神**

實價國幣一百五十元

外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楊家駱

主編者 李鴻球

發行人 李煜瀾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真理之神」內容綱要

夢的舞台與序幕

古今中外聖哲所謂真理的矛盾性

最後真理是將如何經由否定以達於肯定

產生最後真理的工具及其製造法

覺性論的五種型範

知審行論及集納衡證法

建設世界的新計劃應以何種方式來產生牠

世界學典構成了人類的集體頭腦

延長了人類的功能壽命

自由意念怎樣在世界學典走向殊途同歸的長程

誓詞

眞理之神

楊家駱

——「爲李石曾先生而夢」之一

在九世紀時，有一個以苦行著稱的宗教家柳本尊，傳教於川西一帶，他浸沈於其信仰中，曾十次殘毀其肢體爲人療疾，表示出佛教徒犧牲已爲羣（而未必有效）的眞精神。他死了之後，其人格一直影響於後兩個半世紀的大足縣一個童年即以孝行著稱的趙智鳳。他師承柳本尊的教義，擴大「孝其親」的範圍，以至普渡衆生的最後一圈。爲表揚那些歷史巨人——釋迦牟尼以至柳本尊的精神，以之作爲感召人羣的題材起見，在大足縣寶頂山建立了一個偉大的道場——聖壽院。

這道場除了寺宇外，有兩所石刻區。第一區稱「大寶樓閣」，此建築物全爲巨名所構成，清代甘肅有一位名學者張澍在其「前遊寶頂山記」中曾描繪着這座大寶樓閣的景象：

石屋高丈餘，自東壁抵西壁，長三十步。後壁鐫小佛盈萬，凡柱梁楹拱，罔非佛者。或向、或背、或坐、或臥、或立、或行、或曲膝、或伸臂、或瞑目、或歡笑、或悲戚，靡不生

動曲肖。所執香花、寶珠、鉞鉢、纓絡之屬，亦復精巧絕倫。西壁多鐫女菩薩像。東壁上鐫毗沙天王像，怒氣鬱勃，陰森逼人。旁鐫佛數百，妙麗莊嚴，天人俱足。

張氏所見已是殘燬之餘，然當一九四五年四月我們往遊之時，這萬餘軀石刻佛像，僅存八百餘軀了。而柳氏殘燬其肢體爲人療疾的故事，和趙氏的自造像，亦雜刻於其中。

閣的殘址前有一三級的石塔，相傳爲柳氏瘞骨之所。但我們仔細一看，塔上所刻的人像，却是趙氏，而非柳氏。除趙氏坐像外，滿刻着「佛說十二部大藏經」的目錄，包括經名約千種之多。或者趙智鳳曾對佛教經典作過一翻結集工作，而刻石埋藏於此塔下。

第二區稱「廣大寶樓閣」，這廣大寶樓閣係利用大足川發源處兩岸夾立十仞的高壁，滿雕了石像。周圍兩里，連綿不絕，成爲宋代藝術的大觀。所雕造的都是佛經中的故事，經文與法像並列。偉大的如半身即達九丈的佛涅槃聖蹟，和高廣各五丈真有千手千眼每手各持一法物的觀音。其他大小佛像，完整的在一千五百軀以上。

當我巡遊於那峽谷內，仰視這一千五百多軀偉大的石刻佛像時，真是目不暇接，美不勝收。而那金碧輝煌的千手觀音，如每隻手都在擺動一樣。心震目眩，幻想頓起。一剎那間疲極入夢，這時四壁的巨人，或背、或坐、或臥、或立、或行、或曲膝、或伸臂、或怒視、或瞑目、或歡笑、或悲戚，一個一個的都如活人一樣的呈現於我目前，而齊集於溪旁。我看了這種現象，心悸不已。於是藏身在一個小橋的邊際，暗窺他們是在如何的出演一幕神蹟。

這時祇聽到他們互道寒暄，問姓名。再細看時，他們的衣冠，中外古今僧俗各式具備。有

一羣人自己說他是孔子、老子、釋迦、耶穌、穆罕默德；有一羣人自己說他是蘇格拉底 (Socrates)、柏拉圖 (Plato)、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培根 (F. Bacon)、笛卡兒 (Descartes)、霍布士 (Hobbes)、斯披諾利 (Spinoza)、萊伯尼志 (Leibniz)、洛克 (Locke)、柏開來 (Berkeley)、休謨 (Hume)、康德 (Kant)、黑格兒 (Hegel)、叔本華 (Schopenhauer)、斯賓塞 (Spencer)、洛志 (Lotze)、伯拉德來 (Bradley)；有一羣人自己說他是德謨克利特士 (Democritus)、亞里士提卜斯 (Aristippus)、伊壁鳩魯 (Epicurus)、魯克理底斯 (Lucretius)、迦桑狄 (Gassendi)、麥托里 (Mettire)、狄德羅 (Diderot)、荷爾巴哈 (d'Holbach)；有一羣人自己說他是穆爾 (More)、康拔列納 (Caparella)、聖西門 (Saint-Simon)、阿文 (Owen)、胡利葉 (Fourier)、蒲魯東 (Proudhon)、路易布朗 (Louis Blanc)、馬克斯 (Marx)、恩格斯 (Engels)、斯體奈 (Stirner)、巴枯寧 (Bakunin)、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有一羣人自己說他是迦旃延尼子、妙音、鳩摩羅陀、馬鳴菩薩、迦溫彌羅論師、龍樹菩薩、迦那提婆、達磨多羅、訶梨跋摩、室利邏多、無著、世親、衆賢、堅慧、安慧、陳那、清辯、護法、師子賢宏、毗都波傳；有一羣人自己說他是墨翟、孟軻、惠施、公孫龍、莊周、荀况、韓非、劉安、董仲舒、揚雄、王充、周敦頤、邵雍、張載、程灝、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王夫之、顏元、李璫、戴震、康有爲、譚嗣同、廖平；還有許多我未曾聽清他們的姓名。

忽然這些聖哲們爭吵起來，原來各人皆以其所想的爲最後真理，而排斥另一人所想的最後

真理爲錯誤。

自二千多年前「真理之神」酣睡於大寶樓閣中之後，今日與會的各位聖哲，在自認其所想的爲最後真理時，就悄悄的走到大寶樓閣前，趁他未醒之際，在他的門前加上一把特製的鎖，而自己握有其鑰匙。他酣睡了二千多年而未醒，門前被這些聖哲們所加上的特製之鎖，竟達一千五百餘把之多。這時他爲喧闐之聲驚醒了，欲出不得，大聲的怒吼着。

聖哲們的爭論，都是持之有理，言之有故。當聽到真理之神的怒吼時，一個一個的取出其特製鎖的鑰匙，到大寶樓閣釋放他出來，而請他公斷這爭端。

真理之神披了一件百衲衣，隨同聖哲們走到廣大寶樓閣。聖哲們問道：『真理之神啊！你爲什麼要穿這件襤褸的衣服呢？在這件衣服上，我們已看不見那一方是原製時所用的布了』。真理之神嘆了一口氣說：『你們還問我麼？不是你們替我補綴的嗎？我原有完整而美麗的長衫，而你們却當我酣睡時，將我扮成使人不復能認識我的真象之乞丐』。他忽然轉變爲極快樂的笑容，將那件百衲衣拋擲在大足川的發源處，使他隨着流水飄向不復能見的地方，而露出他原着的無縫天衣：『站在四旁或攀登岩壁、蹲在岩巔的，請你們用手中所執的紙，記錄你們對我這件衣服的印象』。

一霎間天昏地暗，又很快的由魚白，而黎明，而朝暾漸昇，而嬌陽在頂，而雨霧迷濛，而晴霞流丹，而暮靄四起，而星月麗天，不到五分鐘，居然具備了一晝夜間明、暝、晴、雨的變化。

聖哲們將其記錄繳齊於真理之神的手上，他看到沒有兩個記錄相同。如顏色有的說是白色，有的說是藍色，有的說是紅色，有的說是黃色……；如品質有的說是絲製，有的說是毛製，有的說是棉製，有的說是麻製……。他仰天大笑：『你們因為立足地位的方向、遠近、高下不同，和有些戴了有色眼鏡，或者竟有些是色盲，居然對一件衣裳，會有如此紛歧的記錄。那末、你們對於最後真理的認識還會一致麼？』

『宇宙間的萬體、萬象、萬事、萬念，都有其構成之理』。真理之神以極嚴肅的態度繼續的說：『每一體、象、事、念構成之理，為其共同之真理所演出的各種方式。換一句話說，一切體、象、事、念，莫非由共同的真理幻現而成，絕不能逃出於共同真理之外。如若有不能以共同真理去解釋的，理即非真。那末、你們所想的真理，能解釋一切而無所扞格麼？能令每一個人都無異辭麼？能傳諸百世而不疑，放諸四海而皆準麼？能真正為最後而無可增添亦不容減少的麼？況且所謂最後之真理，即指由一切體、象、事、念之理，經集、納、衡、證的程序，而匯融以成的一理，意即更無他理之謂；如有他理與之并存，不惟二者必有一偽，甚至兩者全偽。因為全真之理，是可證驗於每一體、象、事、念，而萬無一爽的。你們一千五百餘人，既持說各異，或一部份人僅相類似，這確證你們所說，全非最後的真理』！

那些聖哲們惶惶若有所失。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已由一被人尊崇的聖哲，降落為一空無所有的鄉曲。而畢生經營的精神產業，到此已喪失無餘。哀求着：『真理之神啊！請你憐憫我們而啓導我們罷！我們如何纔能獲得最後的真理？我們虔誠的追求他，自己以為獲得了，其實連一

面之緣都未如願』！說到此處，一齊抱頭痛哭起來。

這時真理之神，悲憫之懷，溢於眉際：『爲肯定而否定，其中實有無限的光明』！他指着一個光線很暗的殿宇中那座千手千眼觀音說：『你們看他有一千隻手，一千隻眼，所以他能看清宇宙的一切，獲得其最後的真理。你們沒有這能力，所以祇能獲得某體、象、事、念的部份之理。但這部份之理，即爲獲得最後真理的過程。倘你們亦有千手千眼，始能完畢此長途而到達其終點。現在你們既否定了以前自己肯定的最後真理，那就不致誤認其部份的或過程的爲全部的終點的了』。

『那末、我們祇有兩手兩眼還是要絕望啊』！聖哲們以其發顫的聲音急急的問着：

『你們可以製造一個工具，替代千手千眼的能力』。真理之神安慰他們。

『工具是什麼？如何造法』？他們從失望中重獲其希望了！

真理之神又重新把他們帶到大寶樓閣前的一個未鐫經像的石塔下，領率他們把建塔的方石一塊一塊的拆開，在下面發現一萬二千多冊洋裝巨籍，但脊上壳上既無書名，揭開後依然是一字未着。我這時也繼踵而至，躲在大寶樓閣殘壁之旁。

『我將爲你們說明獲得最後真理的工具及其製造法』！他站在大寶樓閣的台階上說：『獲得最後真理的目的，即在以此真理喚醒沉湎於罪惡苦惱的海中之自己與大眾，而同登於樂土。至於哲學的滿足，不過是其起碼的要求而已！』

『但那冥頑不靈的自然界和那紛擾錯雜的人事界，對於我們的希望，却毫無情意的使其相

距日遠。我們既不能遺世而獨立，必須生存於此自然界和人事界中，而且所希望的樂土，其建築的材料和共享的伴侶，除此自然界和人事界外，亦實別無所有。所以我們必須對這自然界和人事界作一番綜理工夫，使他秩然有序，而成爲那樂土的一切。

『什麼是這一番綜理工夫的工具？那便是我們由「覺性」所構成的行爲。從覺性觀點上看，行爲的型範有五：

- 一 由內在與外界之自然反應，未經思辨決定其動作，而表見的行爲，我們稱之爲：「他覺行爲」；
- 二 雖經思辨決定其動作，而不能實踐，仍循自然反應所表見的行爲，我們稱之爲：「等他覺行爲」；
- 三 當受內在與外界的驅使反應而未動作前，先加以思辨決定其行爲而實踐之者，我們稱之爲：「覺性行爲」；

四 此後遇與上型相同反應條件，即實踐上型的決定，不必再經上型思辨的過程者，我們稱之爲：「等覺性行爲」；

五 遇上二型相同反應條件，而實踐第三型所稱之決定不完全者，我們稱之爲：「半覺行爲」。

假設有一個人，其一言一行，皆可「傳諸百世而無疑，放諸四海而皆準」，那就是因爲他的一言一行，皆可憑藉其淵博之知識運用其精密之思辨與證驗，而後實踐其決定以成的覺性行爲。於是覺性行爲構成的程序——「知審行論」——與方法——「集納衡證法」——可被我們發見了：

一 知——淵博的知識，其獲得的方法有二：

1 集——儘可能的收集一切成爲知識的體、象、事、念爲材料；

2 納——就所收集的知識之本質、構成、敘列、認知的共同規範：——時、空、類、名分別歸納，使其在各方面的特徵與關係，均有確切的呈顯。

是爲獲得「眞知」而進獲「眞理」的過程。

二 審——憑藉集、納所得的眞知，運用精密的思辨與證驗，以求進獲行爲的決定。思辨與證驗運用的方法有二：

1 衡——以一理想或一需要爲尺度，衡量眞知的長短及其去取，配合之道而爲達成理想或需要的方法和材料。

2 證——從自我、外境、歷史和理論來證驗那達成理想或需要的方法和材料，是否確切、必需而且可能，以爲行爲的決定。

是爲獲得「眞理」而進獲「覺性行爲」的過程。

三 行——實踐衡、證所得的決定，以成覺性行爲。

蓋非有淵博的知識，則思辨與證驗的憑藉不眞；非有精密的思辨與證驗，則行爲的決定不善；非實踐所得的決定，則行爲的效力不美。

『不但個人行爲經此嚴整歷程構成者爲至眞、至善、至美，社會行爲亦復如是。蘇聯的三個五年計劃，美國的戰時生產計劃，即爲國家覺性行爲的實例：進言之、倘吾人能按照人類世界的成因與動向，生態與病理，人力與物力，需要與可能，作一番詳細的調查與估計（知）；因而運用精密的思辨與證驗，看是如何始能在其現實與理想間建造一座溝通的橋樑，以成一改』

造世界的計劃與程序（審）；且有多數人願以其魄力與毅力去實踐他，而使意念的與紙面的冀圖和抒寫，成爲立體的與動作的事物和制度（行）。假設改造失敗或成果不佳，也就正表示着其憑藉的知識非真；或思辨與證驗未善；或魄力與毅力不足。

『哲學史上的知行難易之爭，其以審的階段加入知的階段中則知難；其以審的階段加入行的階段中則行難。所謂不知亦能行，則因其爲「羣體等覺性行爲」之故。同時知審行有一循環性，即因審而可增知之質量；因行亦可增知審之質量。最重要的一點，實在達成此程序之方法的發現。這「集納衡證法」，是比亞里士多德、F·培根、黑格兒等的演繹法、歸納法和辯證法等爲更進步的一個新方法論。

『我們據此方法論，於是可編成一切人類已獲之知識與經驗的「世界學典」。這些煌煌巨冊，羅列萬象，而易於檢索，無異構成了世界的集體頭腦（吾人頭腦所能承受之量，本有限制，有此學典，則可突破其限制之點；各人頭腦所能承受之質，或有不同，有此學典，亦可突破其不同之點，故學典可稱爲「集體的頭腦」），延長了人類的功能壽命（人的壽命無論其生理機能和生活環境如何改善，終有其極限，但學典可節省吾人治學和治事所濫費的時間，而增加其功能，於是從所獲之功能上說，其壽命無異增長了千百年），而使我們雙手雙眼變成萬萬手萬萬眼了。

『世界學典於宇宙間的萬體、萬象、萬事、萬念，編著者各依其質量平等而客觀的敘列着，並沒有說出或暗示其個人或一個團體之中心意念，來支配每一讀者思想的方向；反之，極

鼓勵讀者以其自由意念去自己發現一切。然而當那煌煌巨冊陳列於每一讀者的書案之側而供其自由翻檢時，幾乎使每一讀者結果皆產生一不謀而合的意念，並由此意念表見於行爲——各就其性能從事自由、平等、博愛、和平、安樂、富足、美麗而有意義的世界——自由的大同世界之建設』。

這時古今中外的文藝家、人文科學家、自然科學家、及各業技師，聽到寶頂山正在舉行着聖哲大會，也趕到了，而聽得其一切。於是與這些聖哲們一面在商談着，一面躍身跳入那些全爲空白的洋裝巨籍之內，一刹那間，書內都有字了，書脊和書壳上，也顯出「世界學典」四個大金字來，所有與會的人，都不見了。

我原來躲在一張殘壁的角落裏，正想趁無人之際，出來翻看這部書，忽然那狼藉滿地的巨籍，已不復見，而石塔亦復原於其地，我懊喪着走向塔前，惟見塔上已刻滿了那部巨籍每冊的書名。

正惘惘若失之際，似有人在我耳邊說：『天晚了，醒來罷！我從躺臥的草地上立起，張目四顧，並無一人。祇見壁上石刻趙氏立像，栩栩如生，頂端鐫有二十個大字。

假如熱鐵輪，

在我頂上旋，

終不以此苦，

退失菩提心！

他又有一偈：

熱鐵輪裏翻筋斗，

猛火爐中打倒懸，

伏請世尊爲證明，

五濁惡世誓先入！

從這兩個誓詞，可見他是如何的堅苦卓絕勇猛精進了。卒至以一手一足之烈，經營成這可與雲岡、龍門鼎立而三的石刻博物館，爲世界美術的聖地。甚至他曾結集了數達千種的佛教經典。然這些都祇是他的手段，而非他的目的，他是想將其所信爲真理的佛教，成爲普渡衆生由地獄到樂土的力量。姑且不管他所謂真理是否最後的真理，他用的手段，是否全部有效的方法，但在他一認定自己所信仰者爲真理後，卽以宏毅之力，奉行至死，其精神的偉大，實足令人神往不已！卽就副產品——石刻而論，已足令其不朽而有餘了。我是以「世界學典」的功能爲其信仰而矢以終身從事其編刊者，於是亦默誦着我一向的誓詞，請趙氏爲我證明：

清算中國文化的遺產，攝取各國文化的精華，經由批判、去取、配合、創導的過程陸續編刊那永無完結的世界學典，使世界文化展開簇新而永恒的一頁，此爲我生命存在的意義。所以第一我應知我實爲與同道共肩此使命而存在，否則我無存在的價值！

此使命爲宇宙間最神聖崇偉的事業，從博學、深思到篤行，完全爲一備具真、善、美的覺性活動。所以第二我無論在治學、治事、對己、對人上，應有一完全的人格，勿沾污那神聖崇偉的事業！

從我過去的表现上，已足證明對此使命我有與同道共肩的能力，但生命爲時間所累積，而年華却永

在無情的消逝中！所以第三我應珍惜我的時間，且以最有效的方法去應用他！

潛存於此心底的是想與同道們共以萬斛心血凝構那世界學典，使之永永繼續，而放射出未來世界的無限光明，眼前一切由人事的物質的環境交織而成的困難，正是一神聖崇偉的事業中不可少的點綴。所以第四我應以宗教的信仰與殉道的精神去戰勝他，助力的有無，環境的逆順，不足影響其全盤的進行！但從律動論的觀點上，我仍爲生物現象與社會現象中的一有機體，這就是說：我無論有怎樣堅強的意向，終不能超越生物性的和社會性的限制；況我將以此形骸爲展開生命意向的寄體，將以此社會爲我投射光、熱、力的感受者，所以第五我仍當有所必不可免的和我所絕對需要的生物性的和社會性的生活！

自信於宇宙、於人生、於社會的真理，已樹立了一極正確的觀念，所剩餘的祇是如何篤實的去踐履他以成覺性行爲，而使其光、其熱、其力投射於社會，令其感受以獲理想的果實。那末，第六我應時時將此「生命的尺度」默讀自省！

默讀方畢，看到另一軀趙氏像，手抱一猴，上刻：

拴心猿、鎖六賊

六字，已足令我心驚，再看座下題着的兩行字：

相識滿天下，

知心能幾人！

將我滿腔熱淚，勾引奪眶而出。又似有人在我耳邊說：『你離開這裏罷！這個環境會使你瘋狂的！』於是我向着寄以無限同情的趙智鳳揮淚而別了！

民國三十三年冬大足參議會議長陳習刪兄以邑志事權並廢，余仰龍岡、寶頂石刻久，而惜其鮮爲世知，欲往鑒定其歷史上及藝術上之價值，而介之於斯世。習刪兄因會郭縣長卓吾請劉承漢兄持柬專迎於北泉，遂於今歲四月偕馬衡、何遂、顧頤剛、朱錦江、莊尙嚴、傅振倫、馮四知、梅健鷹、雷震、程椿蔚、吳顯齊、何康諸君子等十五人組大足石刻攷察團往，乃共斷其足繼雲岡、龍門而鼎立，與敦煌石室並峙於西北西南而同爲藝苑之大觀焉！習刪兄及邑中諸賢，於攷察期中，襄助工作甚力，款待鄉道尤殷，余與諸友皆感念不去口。大足之行，爲余入川快遊之一，而習刪兄亦余在川快友之一也，今以去蜀有日，謹誌之以示不忘！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北泉初版印成附記。